



乡村私塾那些事

按说像我这样年纪的人，很少有读私塾的经历。上世纪40年代，“洋学堂”已很普遍，但我出生在穷山村，才有了读三年私塾的经历。人生真的很奇妙：那个没有寒暑假的私塾，恰恰为我人生抹上了浓厚的底色，让我当了一辈子语文老师。

村上很多人和我父母一样，是大字不识的“睁眼瞎”。让儿子读几年私塾，求的只是“会写名字、记账本”。合伙请个塾师来“处馆”，家长见了塾师，总会说：“小因不听话，只管打尽管骂，我倒是出钱请先生管教的。”

学堂十分简陋。找二间空闲民舍，在土墩上架几条木板，就是课桌；凳子，是学生自带的；办公桌，往往是借来的账台。

我从过三位塾师，分别姓李、姓徐、姓吴，印象最深的是吴先生，大名“子玉”。方圆五里内，吴是出名的“凶先生”。藤条和戒方，是他的标配。吴先生对我倒是“青睐有加”，给我取了个学名“品琪”，大概是希望我“成块美玉”。我也曾把它写在课本上，可是不久就弃置了。“洪祥”，是父母一本正经请了算命先生取的：“五行缺水，加个‘洪’；配个‘祥’，一生吉祥。”一名重点高中的语文老师，名字全无“儒雅”之气，曾被我的学生“吐槽”，可我一笑置之。我要让人一看就知道我是

个农民的儿子，且名字寄托了父母的祝福。

私塾的学生不分年级，总共不足20人，几乎全是男的。塾师吃的是“番饭”，三天“一番”，由家长轮流供应。家长对塾师非常敬重，总会割块肉、买条鱼，先生也很有趣，每次会让这些食物能应付三天。

每个“番”上，家长还会给先生送上一包潮烟、一瓶火油、一沓手纸——可以说，把先生方方面面的需要都考虑到了。束脩，是每年四斗米（合60斤），对特别困难的学生，先生会酌量减免。

吴先生打手心，有轻有重：轻的，握住手掌打几下，叫“空心手心”，不会太疼；我也挨过一记。一次，吴先生坐在账台上，突然飞来一粒“子弹”，恰好打在他脸上。那是学生自制的“竹管枪”，“子弹”是朴树果，不会太疼，但吴先生怒不可遏，因为查不出“元凶”，就打“满堂红”：每人打一记。要是犯大错，就要将手掌搁在台角上打三五下，手掌就会红肿起来，连端碗吃饭也成问题了。家长就算心疼也只能藏在心里。更严重者是打屁股：褪下裤子，按在长凳上打。不过我只见过一次。说起来还是个笑话：一名汤姓同学陪先生吃饭，乘机大吃红烧肉。饭后，吴先生听到灶下母子暗暗对答。汤母问：“肉碗怎么浅了这么多？”汤生说：“是先生吃

掉的。”不料被吴先生听见了，他强压怒火，一到学堂就打汤生的屁股。三记下去，汤生直叫，提起裤子就往外逃。吴先生喝令学生去追……那一幕，几十年过去了，想起来还要发笑。

藤条，平时当教鞭，也会打向那些打瞌睡的学生。不要说瞌睡虫逃跑了，就连魂灵也会飞出窍。可是，没有一个家长会去责怪先生。事实上，经过责罚的学生，大多长了记性。

私塾启蒙，是从认“方块字”“人手足刀尺”，描红“上古大人孔乙己”开始，再是读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。我只上过三年，没念到“四书五经”。算术只学过两年，考初中时幸亏语文帮了大忙，让我迈进了江阴县中学大门。

我从私塾得益的不仅如此，还养成了许多好习惯，“敬惜字纸”就是一例。教室墙角放置一只竹箩，凡是写有字的纸，都要放入其中。放满了就送到花山上龙王庙前焚化纸钱炉中，为的是不让有字的纸受到亵渎。“敬惜字纸”，就和乡亲们们对塾师的敬重一样。

吴先生早已作古，他可能不会想到：还有一个他钟爱过的学生，在写着他践行“玉不琢，不成器”“教不严，师之惰”古训的故事。事实证明：只要是从爱出发的严格，都会得到学生的理解。（苏洪祥）

积攒·幸福 温暖人生路



心情有些郁闷，我拿出厚厚的笔记本，一页页翻看起来。看着看着，不禁笑出了声。

“半夜三更不睡觉，傻笑什么？”被我笑声惊醒的老伴，疑惑地问。

“看看我积攒的小幸福。”我扬扬笔记本，得意地说。

老伴一把夺过笔记本，翻开，轻轻念着：“2013年7月21日，正过大三暑假的女儿发现我有根白头发，要拔掉。女儿一只手扶着我的头，一只手握住我那根白头发，猛地一拽，没感觉疼就拔了下来。女儿笑说‘老爸好帅哦’。有个贴心小棉袄真幸福。2013年8月15日，深夜，接到姐姐电话。原来是姐姐梦到我掉水里了，醒来不放心，给我打了电话。父母虽然去世了，但还有姐姐惦记我。听着一句句叮嘱，幸福感爆棚。2013年8月29日，去鞋店买鞋，经三挑四捡、讨价还价，感觉鞋称心、价满意。正往外走，店员匆匆追出，把我遗忘的钱包归还，心头一暖……”

“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起来记这些的吧。”老伴揉了揉睡眼。我就跟她讲起了笔记本的来龙去脉。

多年前我过五十周岁生日时，揽镜自照，见镜中的自己又添华发，皱纹也爬上了额头，不免生出淡淡的哀愁：有被青春抛弃的无奈，有人过中年的酸楚，更有夕阳西下的恐惧。人在少年时有梦想、有健康，人在青年时有工作、有爱情，人在中年时有事业、有家庭，可人到老年时，这些都成了过去式。日常生活中，常会遇到一些随手可拾的感动瞬间，不如把现在的小幸福积攒下来，就像一个储蓄罐，每天积攒一点，时间久了就会越积越多，终有一天会收获满满的、大大的幸福。等到了老，这些小幸福就像一粒粒珍珠，会闪耀出纯真的光芒，滋润干枯的心田，折射出旭日的光辉，照亮我们的余生。

“这个方法真好，我也要积攒我的小幸福。”老伴听了我的讲述，用力地点点头。

第二天起床后，我看到床头柜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崭新笔记本，第一页上是老伴娟秀的字：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透露着幸福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积攒这些幸福，它会在你伤心时带来一种安慰，会在你忧郁时带来一些开导，会在你孤单时，带来许许多多回忆。”

（杨金坤）

乐龄“悦苑” 请您来坐坐

乐龄“悦苑”开张啦！这是为银发一族设置的一方休闲园地，旨在展示老有所为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获的精神风貌，搭建起媒体和老年朋友交流的平台。

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起伏，你可能积累了后辈们并不清楚的掌故与轶事；桑榆未晚为霞满天，充实的退休生活中，您可能一边蒔花弄草、跳舞唱歌，一边含饴弄孙、安享天伦；也可能悠悠四方饱览胜境，或走街串巷品味风物……希望您不仅是见证者和行动者，更能成为讲述者和展示者。总之，只要是能增添情趣、愉悦身心的内容，都欢迎您将之化为随笔、书法、绘画、摄影作品分享给大家。来稿请发到邮箱：lelingwx@163.com，标题中注明“悦苑”字样。



肩负的爱

（穆平 摄）



摄影“高人”

（郝心健 摄）

花盆里的收获

退休后恋上了栽花。花盆里的杜鹃、茶花、兰花、菊花……让阳台上绚丽多彩，一年四季芬芳四溢。在妻子建议下，前几年开始“转型”种菜，只因经济、实惠、绿色、环保。

初始，只是种些香葱、茺荽、大蒜、辣椒之类的调料。烧盘鱼、弄个汤什么的不用外出，随用随取，方便多了。花盆里常年青翠碧绿、红红火火、生机勃勃。

慢慢的，品种由调料逐步扩展到青菜、菠菜、茄子……每天清晨，我

“巡视”在阳台上，是欣赏，也是检阅。种子萌芽，绿叶舒展，花儿绽放，昆虫传粉，我沉醉于大自然的神奇中。

每当学校的节假日，阳台上就热闹起来。外孙和外孙女帮我配制营养土，用淘米水、果皮、菜叶等沤制有机肥料，在忙碌中不时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。我告诉他们种菜除了精细的肥水管理外，更重要的是要选好种子、种苗。“俗话说‘好种出好苗，畚种出青草’，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。你们

读书也是这样，要抓在前、抢在先，扎扎实实打好基础，不能总是亡羊补牢。”

“施肥也要因菜而异。”外孙接着说：“青菜、菠菜等叶菜类以氮肥为主，果实类要适当多施磷肥、钾肥。”“回答正确，一百分。”我会意地笑了。

盆栽，至清至纯，付出的是智慧、爱心。收获的是健康、快乐。（周浩祥）